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二百八十一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 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日本同 其餘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 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 零登照算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寒雲鬻字廣告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冊。卷。扇。外。均折半取值。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招登廣告

[illegible]

晶報廣告處啓

請諸君特別注意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啓
煙草推金馬 消閒此最良 一枝徐吸罷 齒頰有餘香
上海出品 金馬牌香烟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 五十張可換金手表帶一條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illegible]

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

[illegible]

另售特別優待女賓年券每張一年售洋念元

粹陽傘 飛鴻老牌 註冊商標
[illegible]

光學精深
精益眼鏡公司 電話三八九五
[illegible]

萬應消癰丸
發行所 正威大藥房
[illegible]

文友社徵文
小說選舉
[illegible]

瘡藥
[illegible]

改造麻面 功勝陸判
[illegible]

欲上海游便宜安穩君手
大行臺 旅社 新改良 減價

上海博利安電料公司
老牌 博利安 電泡

光亮省電 精美耐用

破天荒的大發明
THE LOVE CREAM
花柳預防聖藥 愛克憐
凡用本藥可防五淋白濁下疳橫痃梅毒等症保無傳染之虞且有強身之效謂予不信盍請購試 用法另詳仿單 每瓶大洋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西 三西公司 電話中央六二六二
經售處 北京華歐大藥房 瑞青大藥房 安慶各大藥房 南昌寶華大藥房 杭州商品陳列所 福州左海藥房 西安關中製藥社

十年癩頭 十日愈
某大醫士發明。效驗如神。一試即知。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宏鎮胡開文筆墨莊。

異常清秀 生眉毛藥水
[illegible]

蓋世美容品 的的嬌
[illegible]

臌脹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無憂丹
[illegible]
定價 每料洋二元
總發行所 正威大藥房

痰
雙馬牌化痰止咳潤肺
[illegible]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經售處 大馬路永安公司 四馬路五洲藥房 三馬路中法藥房
本埠上海白克路五十六號 霍克製藥公司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洋四角 每打洋四元

此膏專治眼痛眼赤眼皮腫爛眼弦眼瞼瘡等效驗無比患者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窮奢極慾解

古云、窮奢極慾者、謂人之極盡其奢與慾也、而无隅子獨以厥解爲不然、无隅子曰、窮奢者、窮而始奢也、不觀夫百萬之買、千萬之恰、苟施一文、必斤斤量焉、世之慳吝鄙嗇、咸富人也、朝揮千金、暮無一米、非窮奢而何、極慾者、極而猶慾也、萬鎰金、萬頃田、富矣、亦極矣、而東市千騎、西貨百廛、猶以爲未足焉、金貲充室、粉黛列行、高爵厚祿、極富貴之樂、而進苞苴、納美姬、走權門、猶以爲未足焉、斯非極而慾哉、噫嘻、視今之世、无隅子之解、信矣、豈徒言之激慨之深耶、

□四民皆盜

（翁丹）

士農工商、叫做四民、強盜却不在其內、現在照我看看、四民無一不是強盜、有人對我說道、此言差了、官本來叫做不打臉的強盜、軍閥且打起臉來做強盜、你說士是強盜、誠然、有些地方紳田的王下鋤頭就做強盜、做過強盜又去種田、你說農是強盜、也說得上、買空賣空的朋友、囤積居奇、詐取財了、就是什麼『托辣司』、也無非拿着金錢去吸人的膏血、你說商是強盜也有理、但是談到工、不恭維他神聖、也就殺了、怎說他是強盜呢、『我笑道、你還做夢、我對你講了罷、利用做工的去衝鋒打仗、就是一團強盜心、還不必談、談做工的本身、着先我們服務報館的朋友、肩不能担、手不能提、成年成月、吃喝嫖賭、起大房子、娶小老婆、單靠一張嘴一枝筆、能淨幾許錢、紙頭這樣貴、生活程度這樣高、支持尚支持不住、試問若干萬若干萬、從那裏來的、老實說、自己雖不去做強盜、完全靠着強盜說話、即使拚命罵乙、也是諂甲、拚命罵甲、也是諂乙、排字的工人、固然是小嘍囉了、就是尋常雇用的什麼編輯員、什麼校對生、也還是強盜奴隸……那人聽到這裏、噓的一口道、然則足下……、我說、聽話要聽完『我們報界的強盜、乃是專敲強盜竹槓的、從正面看、是強盜中的強盜、從反面看、還要算代百姓打個『抱不平』的人、你不信看看我們、不是天天各人主持各人的公道、居然像煞有介事的嗎、哈哈、無嫌無疑、我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做四民皆盜、

□亮晶晶地之晶報記者

（求幸福齋主人自北京寄）

□少卿帶馬□

當晶報的記者、要想名副其實、非亮晶晶地不可、其實這就是赤條條地、但是一個人若是赤條條了、身上若是鮮嫩或雪白、當然有目共賞、如有些醃臢齷齪、自然也是通通暴露在外、偏偏晶報的記者裏面、尋不出一個乾淨雪白的人來、所以實行那亮晶晶地之後、都彼此去起揩咀來、從前寒雲與丹斧、已經都互相把身上的齷齪說得罄盡、這到是事無不可告人、反落得開心耍子、最近我做一首六言詩調少卿、說得本還有限、不料他的回敬、却着實的利害、把我那位閫中要人、也牽扯在內、已由那傳出闢謠、若賞給少卿一件最漂的夏布大褂料、以示薄懲、在我想起來『這也是一件極普通的事、你到沙陀

訪一訪來問一問、便知分曉、難道少卿唱老生唱得不耐煩、想來票一個小丑、去扮珠簾寨的老軍、那末、我也只好弔起喉嚨喇叭的嗓子、叫老軍與狐王帶馬甕、好在少卿最愛綳密姐們的美、那馬是帶慣了的、近日看見有什麼閑花野草、一一與狐王道來、

□對於老圃常識之教訓

（拈花）

老圃君在申報的常識上、做了一篇『說拜』的文章、他說『古人之拜、卽是體操、否則四體不勤、血氣失和』、這個發明、不知是老圃先生自出心裁的呢、還是有書爲証的呢、他又說『今拜跪廢而士大夫不習運動……倘不如倫門學古人之拜』、這倫門兩字、焉妙絕倫、不知老圃君、也什倫門學拜過沒有、但是我要請老圃先生放心、自入民國以來、這拜跪還是不什廢、請你到內地去瞧瞧、審官司的、還是教訴訟人跪着、子女對於父母、還是行拜跪禮、拜祖宗、拜菩薩、自然是不必說了、有了老圃一篇文章、以後倒大可解嘲、說不過學古人習體操而已、我還記得有人怕老婆、把千家詩改了一首、道、雲淡風輕近夜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倫門學拜年、這末一句、倒和老圃先生『不如倫門學古人之拜』的句子、英雄所見略同、敬告普天下怕老婆的、都該歸法楊老圃先生、學他一個『倫門學拜』的法子呢、

□天蟾舞臺之窘狀

（小隱）

天蟾舞台、自劉某接頂後、以前脚色一律解體、新聘名脚、大都爲關外人才、只劉永春父子、在伶界稍稍知名、然劉子小衡之花衫、因亦在關外改造者也、最好笑者、爲小馬五、在來中、一曲紡棉花、座客爲之譁然、不終一月、卽已躑躅遁去、脚色既不足以資號召、乃思效法、於是有狸貓換太子之排演、諸葛亮招親、既假譚鑫培之名義、此劇托稱黃月山之秘本、可謂無獨有偶矣、劇中之有九音聯彈、機關布景、一如招親、而惡劣乃尤甚焉、『有降獅一場、竟將北方之掉獅子者加入、亦可謂無聊已極、連演一星期、營業不佳、恐慌特甚、乃又聘小孟七、演八搜鄭雄、以圖最後之勝利『小孟七之野狐拳禪、雖爲海上嗜痂者所樂觀、然已爲過時之人物、況八搜鄭應魋一劇之俗惡陋劣、既爲內家所不取、復爲外行所厭棄、早成陳迹、豈復尚有號召能力、假此措施、該臺之窘狀畢現矣、

咄咄虎邱之貞娘墓

（老孫）

最近瀏杭某雜誌、刊載某君『游虎邱記』一篇、中有數行、述虎邱之貞娘墓、且爲綴駢語曰、『蘋香寂寂、猶沬節烈之魂、草色凄凄、如感貞珉之操』、余讀而疑之、余聞人談虎邱屢矣、未聞有所謂貞娘墓者、偏稽載籍、亦絕無有、卒乃恍然大悟、彼所謂貞娘者、殆卽『眞娘』之誤耶、然眞娘一伎耳、又何節烈與貞操之有、甚哉其怪也、戲詠二首

千古埋香地。分明虎阜傍。生原爲艷伎。死豈論貞娘。不惜花移接。桃還李代僵。五花十姨外。此亦最荒唐。

文章駢儷好。觀典未應忘。甚許眞貞喚。名同小小香。招魂趁風月。留骨耐冰霜。回首章臺柳。沾泥總不妨。

（鏡客夢闞、某大令下令禁娼、盡驅流伎入貞節堂、一時傳爲趣事、余有句云、從此情天空色相、倂將風月入冰霜、附記以博一粲、）

肘詩祖宗

（冷眼）

吹到牛皮須要大。立來難除也稱雄。十年故友交何在。六句歪詩放却工。累得祖宗特挨罵。如何不怨口口翁。

自寄廬以六句詩、報十載交情之大雄、一時和者、疊見數報、內有署名詩祖宗者、近讀某報、竟謂詩祖宗爲創始者、冷嘲熱諷、無所不至、寘寃哉枉也、代爲一辯、

辟寃

小龍陽守靈拆詩（三）

天哪……天哪……這還是那個婦人的哭聲、他忽然聽得有人走到他的跟前、抬頭一看、是易福回來啦、婦人問道、少爺呢、易福道、少爺正在陪一個女學生打撲克呢、那裏公公哪……公公哪……的少婦、聽到這句話、連忙止住哭、問道、女學生是少爺的什麼人、易福道、少爺說是他的情人、少婦一聽、更哭得利害啦、婦人道、光哭也沒有用啊、總要想法把他弄回來呀、三個人商議了半天、還定歸由婦人帶領易福、到賭場中、親自把兒子捉回來、噯喲哇……噯喲哇……易少年的耳朶、被他母親揪着、往家裏揪、到了家中、那易少年、一面喊着噯喲哇、一面說道、不自由毋甯死、照這個樣子、定歸要家庭過激的解放改造、纔成功呢、嘴裏雖然這般說法、他的耳朶、到底抵不住他母親的手指頭、婦人把易少年一揪、揪到他死鬼老子的靈前、說道、今天要守一夜的靈、不許動一動、又向易福道、我把少爺交給你啦、你要看好了他、不要放他又去陪什麼浪蹄子的女學生打撲克、婦人說完、回自己房中去了、易少年咳聲嘆氣的、過了一夜、諸君不信『此事有那易少年易孝子詩句爲証、『白白的白色兒？映着那電燈的光兒？裏頭擱著一副黑漆漆的棺材兒？睡到五更時分？忽然聽見、逆菲和尚的鐃鈸丁當丁當！這首詩、就是易少年受了惡家庭的悶氣、那夜做的、易少年是誰呢、就是龍陽才子的兒子便是、（完）下回、老龜腿做壽串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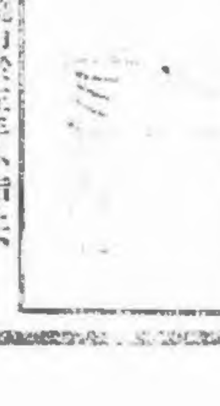
巾語

（漱六山房主人）（丁悚鉛筆繪）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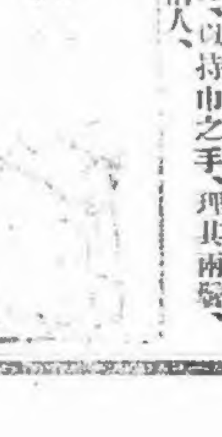
□七十七、繞巾於左手中指上、謂大月底、

□七十八、繞巾於左手小指上、謂小月底、每月十五、皆通用、



□七十九、以持巾之手、理其兩鬢、謂清倌人、

□八十、右手持巾、兩手作十字形、謂渾倌人、



本報特別啓事

□啓事一 本報創辦以來、至本年八月底止、業已二載有半、承各界不棄、銷路日廣、除隨神州日報附送外、單獨銷售亦將逾萬、三日一出、殊未足以饜讀者雅意、故特自本年陽歷九月二日起、改爲隔日一出、每逢陽歷雙日發行、增刊無定、此俗所謂三日兩頭見、仍不失晶字之原義也、特此預告、

□啓事二 本報自九月起、改爲三日兩頭見以後、報價改正如下、零售每張仍洋二分、定報、中國境內、每月三角、半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日本朝鮮同、其餘外國各加郵費、均作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票加一、凡閱神州日報者、附送不取分文、廣告費照每期刊價增加、

□啓事三 本報定於陽歷七八兩月之間、發行擴充紀念增刊二張、八月三十一日、發行三百號紀念增刊一張、俾可於此二年半之間、出足三百之數、內容皆爲特別稿件、閱者幸希注意、凡讀神州日報、及直接訂本報一月以上者、附送不取分文、有市上零購者照算、此啓、

□啓事四 凡投稿者、請書明晶報館編輯部收、勿用個人名義、否則如有遺失、概不負責、此啓、

□寒雲啓事 臺灣銀行蕭伯逢君鑒、民哀日在花旗煙公司辦事、逕訪之可也、南京姚育齊君鑒、示悉、得暇卽塗上、

□少少頓首 少卿先生鑒、客冬忽忽一談、迄今未晤、念念、前期本報、載求幸福齋主人調先生詩、有『不料山人變老人』二語、以鄙人所知、『街亭道白』、譚氏確係老夫、並非山人、主人舉譚有年、似亦不至錯誤、敢與先生研究之、亦示

□今事謠

紅氍毹上連環偶。亂點鴛鴦譜又翻。大體雙雙橫艷影。燈明滅處久銷魂。

德人許泥紫勒、譜『孽根』一劇、純寫眞實、演時、燈光明滅、極盡變之致、其情節、初一妓女與軍人、繼軍人與女僕、末爲伯爵與妓女、迴環作大體雙、略無隱匿、宋春舫譯作『連環夫妻』者也、

一粒春風豆蔻香。迷離祇合夢歡場。京華花樹多荊棘。不許開蜂上下狂。

北京東西市場中、一少年遇一少婦、相與目語、少婦絕華貴、及越場門、『少婦密授少年豆蔻一粒、旋登車去、少年投豆蔻於口、而咀嚼之、亦呼車隨行、行未遠、少年忽大呼腹痛、墜車下、少婦亦停車撫視、立償少年所乘車值、叱之去、顧一警卒曰、此予表弟也、素有此疾、不久卽清醒、幸善視之、予先歸、使車來迓、且言、且以筆書寓址畀警卒、隨將少年所御佈物卸除、悉以紅巾裹之、提攜而去、俟良久、不見少婦至、少年醒、警卒詢之、始知遭詐騙、跡之杳矣、

得得小紀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得得者、李氏婦、而什某之甥女也、什某喪偶、無外寵、竭愛得得、什爲李氏子置一妾、並賸以住宅一所、且供其揮霍、以爲吝得得之代價、故李氏子一任得得與什之所爲而不過問、『或言、什母曩通於李之父、故什必欲私得得、所以報仇也、詢或然歟、什偶與得得忤、盡碎其室中之物、得得殊不懼、語之曰、若自毀物耳、其毋悔、什負氣出、然未三日、輙復挾得得乘摩托車、遍遊各巨肆、爲之賠置一切、較前有益奢麗、計一室之陳設什物、值八千餘圓云、得得誕辰、什爲張筵演劇、而以小姐出嫁同告僚、一時部中要人、自段合肥以次、咸皆蒞賀、而名伶如梅蘭芳、楊小樓劉鴻昇等、亦咸登場奏藝、其得陪末座者、皆簡任以上諸官、酒池肉林、車水馬龍、極一時之熱鬧、是夕有竊見得得者、謂其形容苗條、益以珠光寶氣、輝映電燈中、彌增嫵媚、『神仙不啻也、得得宅有秘室、爲與什吸阿片之所、他人無命勿許輙入、犯者、必撥重譴、煙榻枕畔、裝有電話機、鈴聲一振、卽首卽可接談、然非經得得許可、雖什之密友、不能知其電話之號數也、有吳某者、以逢迎得得見知於什、於交部兼差八處、月享薪俸千金以上、偶以事謁什、誤闖斯室、暫見得得方與什共臥一榻、相對吸阿片、急却步『已爲得得見、大怒、立叱逐之、翌日『交通部中遂不見有吳某之蹤跡矣、什愛得得甚、其昆季患之、共謀所以絕之之法、什聞、召諸昆季語之曰、若輩欲我死耶、我頭可斷、終不能棄得得也、若輩又妄謀、諸昆季相顧失色、知不可奪、乃罷謀、得得有所眷、曰劉四、某總長之姪也、始猶瞞什不令知、及什勞敗、避居六國飯店、凡三室、什自居第三號室、『得得居第四號、其第五號則僕役及什物也、什偶欲入第四號室、得得出而阻之曰、有客在、汝勿入、問客爲誰、曰四爺耳、什驟聞、失色、方將致詰、得得大聲曰、我已與汝脫離關係矣、汝今尙欲干涉我耶、言竟、砰然一聲、閽戶入、什氣極、歸室大哭失聲、得得終不之顧、

作者按、什一輕浮子弟耳、乃在黨則爲要人、在國則爲部長、是誠足以辱國家而貽羞當世之士矣、淫亂奢靡、猶其行之細焉者也、當足傳耶、余之紀得得者、蓋悲夫世鮮可稱之男子、藉此淫娃、遣我筆墨耳、嗚呼、東塗西抹、恨我生常此無聊、談鬼說狐、知前賢或非得已、

久記社之遊藝會京劇

（小隱）

上海久記票房、十週紀念遊藝大會、爲義務學校暨天施醫送藥籌款、是日各友所演京戲、擇其成績佳者、補記如下、

□羅綺緣之玉堂春、穠纖得中、修短合度、扮相頗爲不惡、唱腔應有盡有『工穩平妥、亦極不易、乃兄曲緣飾藍衣、李趙二君、分飾紅衣及王金龍、亦均稱職、

□何芥園之太白醉寫、音高響遏、全體無疵、前報什有特論、置之是日戲中、當屬狀頭之選、

□馮雖鳳之嫦娥奔月、秦香閣學、卽此數偶、已足見爲票友界之時髦人物、伯仲之間見王（靈珠）賈（碧雲）黃（端生）票功夫若到失金（景萍）黃（端生）票友中不多見者也、

□張古愚之跑坡探母、嗓音結實、腔調規矩、是什見好戲、而又受高人指授者、邵漱石配寶川公主、羅仲泉爲之操弦、端稱璧合也、

□裘劍飛之瀟洒靈、師法吉瑞、去蕪存精、是善於學人者、藝兼文武、久記社之翹楚也、

□趙君之越虎城、所有全套獨力、錫子翻身、凡武場中最流行之身段、莫不應有盡有、以視郭春華張小樓輩、誼無多讓、票友能臻此境、其用功之勤且久、可想見矣、

□天罡侍者一粟之逍遙津、侍者號稱學孫、一粟雅善京語、此劇詎能不放異彩耶、臨時加入寒雲之華歆、益生色、惜中途輟止、未免美中不足也、

□求疵錄

（此欄歡迎投稿）

□商報載姪始『叩玉奇談』、言楊小樓移步之際、搖曳其體、絕似羊角風、（按小樓移步、搖曳其體、乃腿脚上用力所致、正小樓勝人處、

□新聲載野孃『霓裳影』、言粉菊花腰支柔若無骨、係出生入死、換來絕技、（按學武戲者、第一步反腿、第二步下腰、腰腿乃武工之基礎、女子骨柔、練習較易、粉菊花年事未長、功夫未散、腰支柔軟、亦意中事、何用出生入死、野孃於戲之道、可謂完全外行、（少少來稿）

蹺工存廢的我見（一）

（竹孝波自成都寄）

去年的晶報上、揭載了執蹺工的議論、很不爲少、分開看各有各的理由、合起看便不免大覺闘靄、推波助瀾、越說越遠、客氣越盛、其結果只好說道、『免開尊口』、想不贅答』、果然這個問題、眞無法解決嗎、我敢粗心大膽、說句得罪人的話、保蹺的所持的理由、容或有些漏洞、使是那些反對蹺工的議論、未必就顛撲不破嗎、但丹翁雖不以評劇名家、但是他的見解及辯鋒、的是神通狡猾、說了他的保蹺平議、反對蹺工的先生、若不爽然自失、便可算出乎尋常情理之外、眞可存而不論了、但是事經年年、已是不結之結、我今偏要重提舊案、不又是好惹是非、有心搗亂嗎、像這樣罪名、小人實在担不起、不過也想把自己的一得之見、借個機會發表、萬一得遇名人指教、也可以增長些見識、所以免不得效記者口吻說道、『閱者當不以明日黃花見棄、便是記者之幸了、』

我今對於蹺工存廢的意見、『總括一句、自然是承認丹翁的主張、最爲公允、但我於正論之外、對於研究蹺工問題的諸位先生、尙有必須先說明的、幾種感想、（一）須知道天下莫有極端美惡的事物、換一個說法、就是莫有有利無弊的法子、也莫有有害無利的物件、（二）俗話說的戲字半邊虛、論事與論戲、是二是一、有時候、可以用一種眼光、一種批評、有時却大不然、（三）既把蹺工、當作問題、便不是個人獨有的、是公共的、凡研究公共問題、不可視爲個人的一種嗜好、不論理由、可以偏、可以私、並可以任意武斷、以上三個條件、雖不是研究蹺工的正文、却與這個問題、大有關係、請閱者一併賜教、今若有人問我、蹺工不該廢的理由、我便也趕著問他一句、蹺工該廢的理由、譬如他答道、該廢的理由很多、（一）有傷人道、（二）大背古風、（三）表暴野蠻風俗、（四）並不美觀、以上四個理由、果然充足、便算蹺工的末日到了、我更何必饒舌、但是所謂該廢的理由、除了這四個之外、再添不出一個來、我對於這四個該廢的理由、却不能不有一番饒舌、

□乙庚本事

（求幸福齋主人）

（九）

城頭漁火橫江口。夜半微車發下關。

納音窗闔剛睡醒。忽驚芳碧駐春顏。

渴睡夜車中口占、

傳聞老大益悲傷。誰憐清貧嫁度郎。

十里中江無問處。小樓春雨夢荒唐。

聞情儂已嫁、

尙有入前一領情。低眸偸覷幾心驚。

奈何憔悴春光下。不復當年豐沛英。

於大世界見鼓王劉翠仙。

一年有半

（四二）

（天笑戲述）

濟時道、我和他會見過好幾次、從前他是做同春坊沿馬路湘娥的、不知怎麼樣忽然兩口子鬧翻了、一口氣跑到凌風仙那裏、就做了他、這還是去年十二月裏的事情、不到兩個月、就討了他回來了、只把個湘娥氣得要死、叔禮道好、這也算美人綺膩名將風流、嫁了他怎麼不開心、只可惜湘娥沒有福氣罷了、濟時道、聽說凌風仙還沒有進宅、他還住在一品香、過兩天要同到杭州去游玩一次、這纔是眞正新婚旅行呢、叔禮道、要是我做了這位黃武英先生、就住在上海逍遙度日、也不必再出山、去當什麼軍人了、橫豎錢也有了、年紀也不大、樂得討幾個姨太太、造幾幢洋房住住、像杭州那種西湖勝地、做做詩、吃吃酒、帶著千嬌百媚的姨太太、在西湖裏叫一隻小划子蕩蕩、神仙也不過如此、何苦再在他們政治漩渦中攪亂呢、兩人正說著、謝濟時眼快、說唓、說著曹操、曹操就到、你瞧那邊不是湘娥來了嗎、大家瞧着、果然見湘娥和幾個姊妹、一路談笑着、款款冉冉而來、猛然間見了黃武英和凌風仙、款的改變了朱顏、滿發當前、不由得怒氣勃發、但是這口氣、也只得向肚內嚥、一面還裝着行所無事的情狀、不到兩分鐘、早已還復原狀、依舊和姊妹們說說笑笑、走向別路而去、